



○ 刘醒龙 （连载 16）

某驾车人总在某地受到违停处罚，此处一定存在与此人相关的某种秘密。他回短信问沙璐如何发此感慨。沙璐回答说，那个老男人，只用六个月，就在同一路段违法停车十二次。沙璐所说的昨天，是按她的日程计算。与万乙所说的昨天，实际相隔一天。沙璐昨天中午头一次去那个地方蹲守，就将老男人和女下属玩车震的现场拍照存证了。

一想起这事，万乙便拿起手机给沙璐打电话，报了差点撞着自己的这辆黑色轿车的车牌号，却说是楚学院的导师不知为什么，火烧眉毛一样非要查自己座驾的违法停车记录。沙璐心情并不坏，还笑嘻嘻地问他，是不是发现导师与女学生玩暧昧了？

几分钟后，万乙收到沙璐回复的手机短信。

险些撞着他的这台黑色轿车，上半年以来有三次违停记录，地点都在中北路白玫瑰花园门口。

第一条短信刚读完，第二条短信又来了，沙璐问，你的导师怎么开上文化厅的公务车了？不等他回答，第三条短信又追过来，沙璐说自己已快刀斩乱麻，与那个在市里的组织部门当处长，既没有真才实学，又没长脊梁骨，却总在别人面前牛气冲天的老男人离婚了，上午十点四十四分拿到离婚证。

沙璐离婚的消息，猛地淹没了万乙。

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万乙才决定这就去中北路上看看。

中北路与东湖路平行相邻，互相贯通的街巷集中在水果湖一带，其余几公里长大街只有一条黄鹤路作为连接。万乙出了楚学院，沿东湖路往北走到黄鹤路口，却发现窄得不能再窄的小街，因为一起小得不能再小的车祸而被堵得死死的。换了别人也许就此放弃了，中北路白玫瑰花园门口有再多的车辆违停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万乙不肯放弃，既然决定要做的事，就要做到底，哪怕明知会失败，也要弄清楚失败的原因所在。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行经过十亩地小区，到双湖桥头后右行到汉街口，沿楚河直行到中北路后继续向右行驶，在地图上与楚学院背靠背的武重宿舍小区门前下车，步行横穿街道后，再沿着中北路向前走了一小段。

万乙刚看到违法停车告知单上写着的白玫瑰花园，就看到那辆在楚学院院内差点撞着自己的黑色轿车，停在两棵风景树之间的缝隙里。因为有警察正用摄像机对着黑色轿车拍摄，他等了一会，直到警察骑着摩托车去了别处，才走近那辆黑色轿车。见四周没有别人，他伸手将那张刚贴上去的处罚通知单撕下来，揣进自己的口袋里。万乙听沙璐说过，有些司机会在第一时间里拿着处罚通知单，去找贴罚单的警察，只要

有熟人从中串通一下，两包香烟就能搞定。如果第一时间没搞定，就会自动转成电子眼，再想搞定就麻烦许多。即便最终搞定了，不罚款，也不扣分，但也还有案可查。万乙就是想让其留下案底，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。

再次横穿双向六车道的大街之后，隔着宽敞的中北路，万乙继续盯着对面的那辆黑色轿车。

天气很好，绿化带里该开的花儿全开了。从鲜花面前经过的路人很少有表情灿烂的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比前些年漂亮了许多。中北路这一带，因为是老武汉重型机床厂和老武汉手表厂的工人聚居区，工厂改制后遗留了不少令政府头疼，更让工人们心疼的问题。十几年来，中北路不知被诉求很简单的工人们拦腰阻断了多少次。中北路不通，只需半小时，就会引起武汉三镇交通瘫痪。一般情况下，省市官员的公务车轻易不会走中北路，害怕正好赶上工人们上街，万一座驾被掀翻事小，人被扣在那里才是大大的祸事。官员人都不敢去，市政建设就更说不上。前几年，先是有两家大银行在武重宿舍小区对面的菜地上，悄无声息地建起金融大楼。接着，国内最大的石油公司，也在老手表厂斜对面的城中村里建起地区总部。加上后续的各种中小项目，不断从各个方向朝着中北路上的传统居住区挤压过去。也没见到政府主管部门有根本性的政策改变，所谓聚众阻断交通的事情，越来越难得一见了。那些大大小小的新建项目，都会将自家门前一段街面修得漂漂亮亮的，像虚线那样一段段地自扫门前雪，不知不觉中就让中北路发生了极大变化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陈彦 （连载 94）

从市驻京办主任口里得知，这家伙本来是熬不住了，急着回家呢，才放的“起身炮”。家里一摊生意，还有个一村的男人都在胡荻摸的女人，他不可能长期放心胆大地“流窜”在外。出门告状，一是面子难舍；二是恶气难出；三是敲山震虎，能达到这些目的，大概也就收兵回营了。看似是状告何首魁、南归雁、王中石，其实主要还是想镇住孙铁锤。其余没有人跟他有大过节的，即使这次何首魁踢了他三脚，也构不成重大怨恨，何所毕竟是接他去了，还拿自家钱给他买了驴肉火烧、炒肝吃。可孙铁锤，谁拿他也没法，那就是个“村盖子”，算不上正式干部，哪一头都管不住。加上又有亲戚在省上要害部门工作，远远近近、上上下下的人，就都怵他几分了。在安北斗看来，村里也得有老温这样的“咬头铁锹”，都是软蛋一枚，也就任由孙铁锤欺侮宰割了。可自己的工作偏偏是劝温如风安分守己地回家，他也就不得不无奈地要顺着如何让他回家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。

他首先想到了花如屏。这个女人，好多人一提起来就扑哧笑了，竟然是笑她会叫床。一个娇小玲珑、高鼻梁大眼睛的女人，总让人与拽住耳朵、尾巴，朝案子上一压，又是过刀又是烫毛的杀猪程序联系在一起，自是有无尽的欢乐话题穿过大街小巷。他每每见了花如屏，总是不叫嫂子不搭话，温如风也的确比他大几个月。他认为目前能把温如风劝回家的还只有这个女人。

当他夹着自行车跑到老鳖滩时，花如屏正把吊了一院子的挂面，一手手朝案板上码，准备切了包装呢。已上小学的儿子温顺丰，在房檐坎下做作业。温如风离开时，专门把岳父岳母接过来，说是帮忙招呼摊子，其实是提防各种贼眉鼠眼者的惦记。花如屏见他来，先把敞得有点大的领口拉了拉。领口是紧称了，胸部却在衬衣里边丰隆得呼之欲出。弄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直朝地上瞅：“嫂子包面呢。”“嗯嗯，包面，包面。”她大概是意识到了自己胸前的某些问题，还故意把胸部向回缩了缩。可那充盈的生命力，明明是朝外蓬勃的资质，岂能像中子星一样，自我紧结得失去了体积的饱胀。

花如屏并不知道她男人已回镇上。但安北斗回来了，她自是要打听行踪。她清楚安干事就是她男人的影子，全村人都这样说。安北斗也如实告诉了温如风现在在的地方，他来就是希望她去把人往回劝的。镇上处于两难境地：既想让老温赶快回家，又怕他回家再跑了。他来找花如屏，就是希望她既能把人接回来，又能把人稳住的。她听完只笑了一下，还是包着面。这女人，心思深着呢，明明流露出急切想见到男人的意思，却又很快用另外一种表情把事情抻着：“既然住在政府，那你们政府就应该往回送么，我接的哪门子人？”看来他们夫妻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配合得严丝合缝的。不仅如此，她爹娘见他来，一人手里还捏了个“道具”，坐在不同的方向朝这边瞟着。她爹看似是在安装锄把，却永都安不上；她娘用砂纸在打磨一个铁吹火筒，那就是灶洞的物件，何须打磨得锃光瓦亮？可一旦有情况，这两个“道具”都是能要人小命的。他笑了笑说：“花叔花婶，你们也都没打算让如屏去看看存罐？政府对他好着呢！可再好，住在那里也不是个常法么。多好的日子，一镇人都羡慕死了，何苦要跑来颠去的。啥好日子都跑散伙了。”

远近闻名的挂面匠花存根，据说过去普通人家都接不到门上去的。只是现在时兴机器压面，手艺废了，瞧人才能给个正眼。人绝对是一顶一的精明。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挨黑打、不吃下眼食才是好日子。弄两个小钱，还不够买气受的，这叫日子？”

她娘倒是客气：“北斗，要不要婶给你下一碗鸡蛋臊子面？”手里的铁吹火筒却攥得更紧了。

安北斗笑笑说：“不了婶，我还得回家去，半个月没落屋了。”他都走出院子了，花如屏又追过来问：“让……让看？”

“咋不让看，随便看。我就是来通知嫂子，让去看望的。”

这天晚上，花如屏果然去了，并且还在客房住了一夜，那个闹腾啊！

45 无月之夜

安北斗回家看了看爹娘，她娘给弄了一大碗裤带面吃了，就又连忙夹着车子回镇上了。他一回，镇北漠就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来了，花如屏来了！”花如屏好像是含着某种隐喻的符号，谁提起来都特别兴奋。

他就去看了看，果然听见花如屏在说话。他相信她是愿意让男人尽快回家的，只要在交流，就是好事。谁知交流着交流着，竟然超越范围，产生了肢体接触。

这是晚上快十点的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徐则臣 （连载 80）

你听见福小的声音从花街的拐角处传过来：“初伯伯，天赐！初伯伯，天赐！”

父亲在现有的姿势上停下，像个偏瘫的病人，看见福小冲到石码头上。福小继续喊：“初伯伯，天赐！天赐！”

父亲说：“什么？福小你说什么？”

福小还在哭：“天赐！天赐杀了自己！”

父亲显然明白了，转身就往屋里跑，你刚到码头游了不到五米，他已经拎着药箱冲出了家门往花街上跑。等你湿淋淋地跑到秦家门前楼前，父亲已经给天赐做了简单的包扎，举着天赐的左胳膊，抱着他往医院跑了。福小跟在后面边跑边哭。你从敞开的院门进去，再进到敞开的屋子里，天赐留在地上的一大摊血正在凝结、变黑。这基本上是天赐可能流出来的所有血，他的血在家里都流光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鉴定：他已经失血过多，回家吧。

花街上传来景倂子野兽一样痛不欲生的号叫，当他的声音稍

稍减低，秦素文的哭声幽幽地飘过来。你父亲悲哀地瘫坐在藤椅里，说：“早十分钟到医院，天赐就不会死。”你躲在一楼和二楼的转角处，贴着墙不出声，你想把自己嵌进墙里，从此消失掉。就算你对时间没有任何概念，你也知道，你浪费的不止十分钟。你没让任何人知道，你曾浪费了足可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时间。

那些天，你一直不吭声。母亲安慰你：“儿子，别难过。你得学会接受天赐的死。虽然妈妈知道这样说不好，可这是事实：迟早的事。前些天我就听你秦阿姨说，天赐对着镜子喊：我找不到自己了！我找不到自己了！我去哪儿了？儿子，你看，真是迟早的事。”

你突然发火了。“谁说迟早的事！”你对母亲大喊，眼泪哗哗地流，“他能控制自己的体温，想升就升，想退就退，他就能不随随便便地死！”

“那是另一回事。”母亲说的确是另一回事。虽然天赐能随意控制自己的体温，让你父亲颇为惊异，事实上所有见证了天赐体温忽上忽下的医生都很奇怪，这个病例，如果算病例的话，目前淮海地区的医学界是解决不了的。也许是特异功能。在天赐被闪电惊吓之后，明明感冒发烧，浑身烫手，你把体温计塞到他胳膊窝里，他硬说没烧，体温计拿出来果然就是36度半。你说他没烧，一切正常，他说自己热，体温计一量，准在38度半以上。你若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会说：我觉得烧，就烧；我觉得不烧，就不烧。弄得医生毫无办法。好在你父亲可以不按体温计走，只管下刀，所以天赐头疼脑热也从来不出大问题。这个诡异的能力慢慢成了景倂子对人夸耀的资本，天赐就是有这本事，不服不行。“那是另一回事，”母亲向你解释，

“有点说不清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会死。就像你老妈我，也算有点道行了，可你妈我还得靠吃饭活下去。我不能餐风饮露。你老妈偶尔能开开天眼，但你老妈辟不了谷。人都是要死的，你要相信妈妈这句话不会说错。”

人都是要死的，问题是，他因为什么死了。固然是天赐自己割了血管，固然福小“嘘”了一声，但你无法抹掉你所隐瞒的十分钟，因为你可以救他。没有及时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，算不算凶手？很多年里你都在想这个问题。当然是。你也曾自我安慰，你其实在减轻天赐的痛苦，杀人手段救人心，可是，十二岁的时候你有这么善解人意吗？如果死后有知，你清楚天赐一定是怪罪你的。你有一阵子老梦见天赐问你：想看我流血吗？你一定喜欢看我割自己，那好，我再给你演示一遍。天赐重复了那个半下午他看到的场景。刀刃明亮，血腥残暴，天赐的自杀很快就和影视、小说里的场景混为一谈，以致很多年里，直至现在，你都见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杀场面，一看后背就发毛，觉得拿刀的那只手是自己的。和舒袖在北大那会儿，每个周末你们都会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，很便宜，票价五块或者十块；一旦电影里的人拿起了刀，你就低下头装作看手表或者找东西。次数一多，舒袖发现了，“你晕血，”她问，“还是胆小？”

“看多了残暴，心理会不健康。”你开玩笑说。

“还指望遇了事你保护我呢，”舒袖说，“看来没指望了。”

十分钟把你和天赐连在了一起，比你们生日相差七天连得都要紧。天赐死后，每年你都会去他的小坟前看看。转悠两圈，蹲下来拔拔草，抽两根烟。有一年入夏，你在师范大学教书，淮海市电闪

雷鸣，暴雨猛灌三天，夜里梦见天赐跟你说他冷，手冻得刀片都捏不住。你一激灵醒了。第二天你请了假，一大早就往花街跑，从家里拿了把铁锹，在石码头上解下小船，去了河北。你猜得没错，天赐的小坟堆被雨水冲出了一个豁口，汪了一窝子水。你刮出水，在空地处取土，一锹一锹填满坑，又把天赐的小坟垒了一遍。大了一圈的坟堆，你想象那是天赐在那个世界又长高了、长胖了。

你把这个故事用了一封漫长的邮件发给了塞缪尔教授。故事讲完，你又附上一段话：

我搞不清楚天赐、秦奶奶、“耶路撒冷”和耶路撒冷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，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肯定是天赐。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，和“耶路撒冷”；“耶路撒冷”同样让我想起他们。放不下，抛不开。既然抛不掉，那我就守着他们，走到哪里都带着。直至眼下，我还没发现哪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让我神往。我想，耶路撒冷一定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。

塞缪尔教授当天晚上就给你回了邮件：

收件人：chupingyang@gmail.com
发自：Jacob.samuel@yahoo.com
主题：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！

平阳：

看了你的信我既难过又高兴。难过是因为天赐的悲惨故事和你多年来背负的十字架；高兴的，也是你多年来一直在背负一个十字架。这也是我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，我相信也是顾教授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：你还有忏悔、赎罪、感恩和反思的能力。

（未完待续）